

1307

浦城文史资料

第二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福建省浦城县委员会文史工作组编

浦城文史资料

第二辑

(内部发行)

YH140123

陈历健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福建省浦城县委员会
文史工作组编
一九八二年十月

目 录

浦城县老区人民斗争简史

……………浦城县老根据地建设委员会(1)

在白色恐怖下的生活道路……………李明(8)

回忆刘健同志二、三事(附悼词)……………李傲霜(31)

“闽北粮仓”浦城

……………陈侃如 吴承达 傅延鹏(43)

解放三十三年来的浦城手工业

……………蒋祖洪 陈学孙(51)

五四运动对浦城的影响……………雷兴明(61)

浦城的两位早期同盟会会员……………黄石坚(65)

民国期间浦城的历任县长……………姚质发(70)

国民党浦城县党部的形形色色

……………姚质发 朱 程 徐德容(90)

浦城县旧农会琐记……………季恭让(102)

浦城县商会概述……………余奎元(105)

辛亥革命至解放前驻浦旧军队简介……………刘子进(114)

解放前浦城报刊梗概

.....徐昌国 姚质发(123)	
丽浦公路见闻.....彭 龙(133)	
迎远门外今昔.....甘俊傑 陈景清(139)	
浦城古貌.....赵鸿章(144)	
浦城县政区地名杂录.....季作如(154)	
浦城文物概况.....浦城县文物普查组(164)	
浦城顺太纸.....张世卿 陈景清(173)	
浦城与台湾血缘小考曾 武 余奎元(178)	
关于真德秀的字号问题.....蒋颖贤(181)	
封面设计、题字.....姚吉生	

浦城县老区人民斗争简史

浦城县老根据地建设委员会

浦城县老革命根据地具有光荣革命传统。从一九二八年至一九四九年间，坚持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土地革命斗争、抗日战争时期的和平反顽斗争和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自卫求解放斗争。

土地革命初期，中国共产党在浦西大路、樟村等地先后建立党组织，又在浦西、浦南、浦东边境，成立了广浦地委、浦松政水地委、龙浦地委，开辟了革命根据地，形成了三种不同地区的斗争局面。其组织发展与斗争简史，大致如下：

广浦地委领导下的浦西老苏区

一九二八年最先由徐履俊同志到浦西大路、坑口、樟村建立党组织和老苏区，称为浦西区。当时的区主席是黄清汉（中途叛变），后由叶苏宪同志任主席。该区属广浦地委领导，在地委萧华叶、周元旺、余老三等同志领导下建立了农会、贫农会、土地委员会、AB团、花枪连队、草鞋队、洗衣队、

刀枪队、以及区、乡苏维埃政府，开展了革命活动。在坑口一家农舍的墙上至今留下当年红军的宣传标语，在附近的山下还设有监视哨、犯人厂等。

当年由大路发展到枫溪、杜畲、池家、花家、岱后等乡。並在岱后村建立过县苏维埃政府，实行抗租抗税，土改分田。一九二九年，年头刚分田，年尾即发生王德有等叛变，再加卢兴邦反动军队“围剿”，因而分田尚未得谷，革命遂告中断，但大路乡仍能坚持斗争。

一九三〇年又从大路转至中坛、里源、古楼、阁下、渭坛、均溪、刘田等乡村开辟根据地，进行游击活动，並在古楼设立县苏。在王文波、余礼俊、周子庄等同志领导下组成区、乡苏维埃政府。但土改分田刚结束，又遭卢兴邦和五十六师反动军队“围剿”。其时，红军司令部驻在大路，开展了反“围剿”斗争，上山打游击战。一九三四年冬到一九三五年初，敌军整师侵入上述根据地，推行狠毒的“三光”政策，迫使我红军化整为零，改编为游击队，一直坚持到一九三六年冬，因我内部部分人变节，以致该区斗争中断。

浦松政水地委领导下的浦南老苏区

浦南区在浦松政水地委李政委、陈贵芳、王文波等同志

领导下，经过三年的游击战争五年的和平反顽斗争以及三年的自卫求解放斗争。先后有郭三妹、叶风顺、王少碧、陈正初、张德顺、宣金堂、程宗波、罗天喜、黄理生等同志来往于际岭、吾赖、水尾、梅坑、北坑、樟源、后濠、井后、小串、峰岭、五山、坪洋、半岭、象墩等地开展革命斗争工作。其中坚持革命斗争最久的有际岭、水尾等地，前前后后有张启林、宣金堂、赵参谋、董老兵、叶风顺、程宗波、池云宝、张翼、张国荣等同志到此，断断续续地领导革命工作，直到解放为止。其中董老兵、罗天喜、黄理生、郭三妹在对敌斗争中牺牲。

龙浦地委领导下的福罗山老区

福罗山老人在龙浦地委书记刘英、张麒麟同志领导下，分设一、二、三区。县委管景恒驻在浦城县柘溪乡福罗寺高山上。

第一区划有浦城县的马迹、浦城坑、党溪、株林、叶坞、高前、双坑、柘溪等乡，还划有浙江省部分地区如溪头、青元田、钟岭、石坑等地。由傅家礼、吴德昌等同志领导。

第二区划有浙江省根据地，包括高山、八都、岭根等十一个基点村，由傅景仪、杨荣、叶根子、张子斌等同志领导。

第三区划有浦城县的毛洋、里角、留爱、下长坑、下竹洋、坑尾等乡；还有浙江省遂昌县的菜园、龙口、王村口、石莲等基

点村。由曾有式、刘记海等同志领导。

上述三个区从一九三三年开始，坚持了十二年的游击根据地革命工作，大多具有七——十二年的革命斗争史。其中柘溪、毛洋、榆坞三个基点于一九三六年建立了党支部，有党员三十一人；並建立团支部二个，有团员九人。同时在此设立过县、区苏维埃府政和农会组织。

龙浦地委书记刘英同志，在一九三六年极为艰苦的日子里，在茶坪花岩背的岩洞上写下了一首诗歌：“青山石洞是我房，野菜苦草是我粮。人说苦菜苦，我说苦菜香。”这首诗歌至今还在群众中流传。

敌人摧残 老苏区遭殃

解放前二十多年来，老区人民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锻炼出坚强不屈的革命意志，但遭受敌人的摧残是残酷的。国民党反动政府毒辣异常，用惨无人道的“三光政策”，烧山、移民、并村造成老区人民不堪想象的困苦生活，遭到了难以数计的损失。据一九五五年我县老根据地建设委员会的统计，我县三十八个老区、乡（现在是十个公社，五十八个队、村）被烧毁村庄七十五个，烧掉与倒塌房屋五千八百四十一间，遭受敌人杀害的群众三百三十八人（其中儿童六十

名)；饥饿病死五千七百二十九人；抓去壮丁三百八十六人；灭绝掉八百六十四户，可说是惨绝人寰。此外，被敌人枪杀耕牛八百六十九头，被毁纸槽一百六十二张，被荒芜的茶园、田园土地达二万五千三百亩。真是：敌人百般摧残，老苏区不断遭殃。

红军胜利 根据地增光

一九二六年十月由徐履俊(时为中共崇安县委书记)领导的崇浦区岱后暴动，是在闽北地区党领导下的一次有计划的农民武装暴动，也是我县第一次推翻地方反动政权，缴获枪支武装自己，树起了新兴七(时为岱后、池家、花家、枫溪的总地名)农民斗争在党领导下取得胜利的第一面红旗，为创建浦西革命根据地打下了基础。

一九三二年九月，方志敏同志率领红十军攻克浦城，缴获长枪七百余支，机关枪三挺、迫击炮三门、无线电台一部，并俘敌四百多名，取得辉煌战果。红十军在浦城住了三天，第一次推倒伪县政府，建立了浦城县革命委员会临时政权，同时秘密组织了工会、农会、工农自卫队，播下了革命种子，扩大了边境苏区，壮大了红军，筹集了大量钱粮物资，计现款五十多万元，黄金千余两，充实了军费。特别是

完成了进军的主要任务，巩固和发展了闽北苏区，打通了赣东北与闽北苏区的联系，达到以闽北苏区为桥梁，沟通中央苏区的目的，为我县老根据地增了光，大长了老区人民的志气。

坚持革命 浦城庆解放

我县老根据地坚持革命二十多年，以浦南区最久，有水尾、际岭、北坑一直坚持斗争到解放。该区受敌摧残后，党的旗帜依然不倒。一九四一年三月间，宣金堂、罗天喜同志从省委回浦南区，与黄理生、程宗波等同志隐蔽在浦南千仙岗一带坚持斗争，游击队扩大到二百人左右。接着，省委左丰美和王一平同志也于四月间率队从闽东到达浦松政地区，与宣金堂、程宗波等同志会合。同年五月间，省委又派陈贵芳、张翼等同志到达浦南区，也与宣、程等同志汇集在一起，组成浦松政临时特委。特委书记陈贵芳、宣传部长张翼。浦南区书记黄理生，组织部长程宗波。从此，这一地区在党的领导下，坚持革命到底。黄理生同志虽于一九四三年秋在千仙岗反“围剿”中波敌人杀害，而游击队终于斗得敌兵精疲力竭撤退，我根据地红旗依然迎风飘扬。

一九四七年夏，真树华（浦城人，原福州市学生工作委

员会负责人之一)回浦,在县城建立一个党小组。同年八月,福州党组织派林沂(高展)前来浦城加强革命工作,把原党小组扩大为党支部,真树华为支部书记。同年冬,真树华、高展、王刚、李明等同志带领由榕、杭两地来浦的林群等七、八位同志,到浦、松、政边界的一个游击区里集训,由陈贵芳同志亲自主持思想整顿。上山集训结束,真树华等同志留在山上参加游击队,浦城的县城工作由王刚继任。浦城地下党组织关系归由陈贵芳、真树华直接领导。为迎接全国革命胜利的即将到来,分别在老区和县城开展革命工作。

一九四九年五月十三日,浦城解放了!浦城人民欢呼胜利,全县老区庆解放。

《在白色恐怖下的生活道路》记述了作者在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二年间的片断经历和见闻，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不择手段，罗织罪名镇压爱国人士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救亡宣传活动的罪恶勾当。我们热切希望有更多的革命老同志，把我县地下党在各个时期开展革命斗争活动的情况，更加翔实地予以阐述。

——编者

在白色恐怖下的生活道路

李 明

一九三七年，日本侵略中国的“芦沟桥事变”爆发后不久，上海、南京相继沦陷。中国共产党为拯救民族危亡，提出实行全面抗战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由于《纲领》深得人心，影响巨大，所以国民党不得不作个姿态。伪福建省政府于一九三八年一月下令，高中二年级以上的学生，集中福州受训一个月，然后分别到各县搞“民训”。我是省福高的学生，受训后，被派在建瓯水吉搞“民训”。我们几个同学住在水吉中心小学。该校有个教员，名叫张伯坚，建瓯县人，年四十余，留短须，寡言。他特别喜欢和我个别接触，

常对我谈论国内外形势，向我解释中国共产党主张全面抗战，提出《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的正确方针，使我茅塞顿开，胸怀旷达。他教我唱几首贬斥国民党、歌颂工农红军的歌曲，讲许多革命故事，都是我从未听过的。因此，我感到他不是一个小普通的小学教员，而是思想先进、知识丰富、经历不凡的人。我和他的年龄虽然相差二十多岁，但由于对他的仰慕，不久我们就成为莫逆之交了。

五、六月间，我被调到浦城完成最后一个月的“民训”工作，住在学街奶娘庙国民兵团训练处，协助搞宣传工作。白天准备歌咏和话剧节日，晚上向群众宣讲抗战形势和全面抗战的重大意义，指出“片面”抗战的错误。那时有个叫真树华的小伙子，擅长文娱活动，经常来奶娘庙帮助我排练话剧和歌咏，由于我们志趣相投，不久就成为要好的朋友了。这时我把水吉遇上张伯坚的情况告诉他，当他听了我的介绍以后，格外兴奋。于是他热情地要我给他介绍，并把张的地址告诉他，他暑假也要到建瓯找他。那时我们很幼稚、单纯，随意发表国事意见，认为有道理的就大为宣扬，反之就贬斥。谁知道，这竟引起了麻烦。当我快要去上学的前几天，真树华告诉我，他由一个女督练员处得知，我和他以及她的姐姐都被特务机构列入注意的对象了。

我在浦城的“民训”时间结束回沙县省福高上学时，特在建瓯过一夜，我去探望张伯坚先生，谈了真树华很仰慕他，有机会要来拜访他。他深沉地告诉我，当我离开水吉后不久，他就被解聘回家了。事情是这样的：我在水吉的时候，国民党闽浙监察使杨亮公来闽视察，路过水吉，要下车看看。建瓯县党部书记长等党政头目为表效忠，壮壮声势，事先就打电话通知水吉区布置一个盛大的各界民众欢迎会。杨亮公矮个子，戴副深度近视眼镜，说话口吃，站在台上活象望天蛤蟆，结结巴巴训了一通话。建瓯县党部书记长陪同杨去视察，顺便到水吉中心小学转了一圈，发现张伯坚在那里当教员，即令水吉区长免掉伯坚的“糊口之职”。我听了这些消息后，感到非常意外和不平。

张先生自己一家和他的胞弟张沐一家同住在培汉中学附近几间阴暗潮湿的木屋泥地平房内。他介绍我认识了张沐先生。张沐当时是建瓯《闽北日报》的主笔，跛足（早年当红军负伤所致）。我见他那饱经风霜的脸庞，朴实诚挚坚毅的性格，立即产生敬佩之情。至今还清清楚楚地记得他对我说的几句话：“拯救这多灾多难的国家，非常需要你们青年人的勇敢和智慧。以后我们多多联系，我可以给你介绍一些有益的朋友。”

不久，我在沙县省福高忽然看到建瓯出版的《闽北日报》登载：“本报主笔张沐先生家昨夜被歹徒闯入，张先生被枪击负伤，现已送医院治疗，为安全计，经有关当局派宪警在医院看守保护云云”（大意）。再过一、二十天，该报又登出更加骇人听闻的消息：“张沐先生前被歹徒枪击后，经送×医院治疗业将告愈。×日出院由其侄儿张敦宜雇舆并护送至××时，又遇歹徒拦截枪击毙命……现在侦察破案中。”我看后气得不顾一切地当即大骂：“这简直是草菅人命，多卑鄙狠毒！”回宿舍，写信通知真树华不敢去找他！树华回信道：“……真是暗无天日，惨无人道，卑鄙残忍之至！”

那时省福高的校长是陈粤人（中国青年党）。他用法西斯专政手段统治学校，同学们普遍不满。有一次，因一小事，他要开除一个同学，引起该班派同学的公愤，他们到其他班级串连，要求代表参加他们班召开的声援那位横遭处分的同学大会，以便联名向学校交涉。我被本班推为代表，并在会上愤慨发言。老奸巨猾的校长，一方面怕事情闹大，另一方面阴谋嫁祸于被当局“注意”的几个同学。因此，表面上接受该班同学的意见，把开除那位同学的决定改为较轻的处分。

八月中旬，学校放暑假（因搞军训延迟放假），我看到南平要招收“战时民教指导员训练班”学员的消息，想去考，向校长陈粤人要求发给高二年级肄业证明。当时，陈问我：“你是共产党吗？”我愣了一会，然后答道：“我不是共产党。校长，你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你知道南平那个训练班是谁主持的吗？”“不知道。”陈听了我的答话把脸一放，提高嗓门说：“那是夏明纲办的，夏明纲是共产党。”我说：“这，我确实不知道。我只因家境困难，不能再念书，想找个谋生机会而已。”他忽然变和顺地说：“黄昌明，我老实告诉你，宪兵早要抓你了，是我给挡了的。我劝你不要去那个训练班，学校里也不能给你肄业证书。你这次回去，路上还要小心，你出了校门，随时都有被捕的可能。”这番话象乌云笼罩我的心头，我强制自己，违心地说了声“谢谢！”转身走到宿舍，朝天躺着冥想了好一回。第二天，我带着疑团回浦城了。

约半个月后，我从家乡小密到城内，正准备去沙县上学时，接到省福高寄给我家长的一封信，内云：“查本校高二学生黄昌明，在校思想不正，品行不良，应令转变环境，下学期无庸来校，特此通知贵家长。”我本想去交涉，又怕白花旅费，还误了时间，就转道去江西上饶中学考“高三上”

的插班生。

我考进上饶中学后，经多次写挂号信给省福高都不发给我转学证书，真树华那时已考上省福高，为避免引起他的麻烦不敢叫他帮我代催此事。后来我已临近被除名期限了，不得已，只好写信给他帮我代催。省福高这才把我的转学证书寄到上饶中学。随后，树华写信提及向校方交涉此事的艰难经过。为了我，他很可能又被记上一笔“黑账”了。

一九三九年一月，学校放寒假，我由上饶回浦城过春节，在旧历除夕的前一天，我接上饶同学的电报告诉我，我又因参加一次学潮，发表“过激”言论而被开除学籍了。我立即赶到城里，第二天就去上饶向学校交涉，后来逼得我们几个被开除的同学准备用武力解决，迫使上饶中学校长徐叔收回开除我们的决定。同年七月，我才“侥幸”在上饶中学毕业。

一九三九年暑假，我从上饶中学毕业回浦城，真树华由省福高来浦城搞一年的“民教”工作。他的家租住在仙楼山下黄家的一幢房子内，树华的卧房就在那座屋子唯一的一间楼房里。眺望窗外，可以俯瞰全城，环境显得特别宁静。我经常到他房内看“被禁”的书籍《西行漫记》及政治宣传小册子。其中我们看到揭露老奸巨猾的蒋介石，妄图从抗战初期的片面抗战转而推行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罪恶行径。我